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论稿

曾昭聪
著

中古近代

汉语词汇论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论稿

曾昭聪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论稿/曾昭聪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2

ISBN 7-5073-1716-1

I. 中… II. 曾… III. ①汉语-词汇-中古-研究-文集

②汉语-词汇-近代-研究-文集 IV. H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8533 号

责任编辑:刘庆民

封面设计:程 亮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社 址:北京前毛家湾1号

印 刷:北京利民印刷厂(11011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字 数:290千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

印 数:1-1000册

版 次:2004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文献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序

王 镞

继《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①一书之后，昭聪同志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论稿》又即将问世。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在贵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昭聪就以勤学苦读而闻名，在同学和老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不久接到他寄来的沉甸甸的特快专递，打开一看，我仍然感到有些意外和吃惊。从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至今不过五年，他在完成额定的教学工作和繁重的家务劳动的同时，撰写并发表的文章竟然有四十余篇之多，总的篇幅超过三十万。这些文章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考释词义并溯流探源的；另一类是与词汇研究有关的书评以及对相关文献的校勘意见。尽管其中有的观点未必就能成为定论，作者把书名标作“论稿”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但综观全书，我认为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上，至少有下面三点值得提来说说。

第一、从材料的选择到考释对象的确定可以看出，作者是拿古代白话词汇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的。众所周知，汉语传世文献存在两大分野，即文言系统和白话系统。前者以先秦两汉书面语为主要内容，包括其后历代的仿拟之作；后者则是魏晋以降比较接近口语的著作。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以迄清代中叶，正是古代白话由萌芽而渐臻成熟的时期，在这十几个世纪之内，汉语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前人对此重视不够，历代训诂

① 黄山书社 2002 年。

大师的兴趣几乎集中在先秦两汉的雅诂旧义上,对魏晋以下的白话文献和白话语汇关注甚少,因而给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留下了大段空白。吕叔湘先生说:“汉语史的研究中最薄弱的部分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词汇中所占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①吕老在这里只提及词语考释这一项,因为这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此外还有许多项目如常用词的历时替换、探求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等等要做,任务的艰巨可想而知。这样艰巨的任务不是少数几个人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需要一大批经过严格训练、具有扎实功底,年富力强而又耐得住寂寞,甘愿坐冷板凳的语言工作者的参与。从《论稿》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所选择的正是这条艰难的崎岖之路,并在这条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第二、从书名和全书的内容还可看出,作者有意打通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之间的界限,使之联成一片。这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思路和做法。关于汉语史的分期,中外学者至今的意见颇为分歧,不过通过近年来的讨论,至少在国内已经逐渐取得共识,不少学者认为,科学的分期虽然尚有待于研究的深入,但为了工作的便利,不妨先做大体的区分,将来可以不断地加以修正。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分为四段,即先秦两汉为上古汉语(或将东汉作为过渡时期而属下),魏晋南北朝为中古汉语,唐至清代中叶为近代汉语,此后为现代汉语。如上所述,中古和近代两大阶段正是言文分歧日益扩大,也正是古白话渐臻成熟的时期,所以关系尤为密切。早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吕叔湘先生就有过

^① 《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吕叔湘语文论集》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这样的设想，“把汉语史分成三个部分：语音史、文言史、白话史。”^①文言和白话的分歧固然表现为在语音、语法、词汇各个方面，但主要应在词汇。古白话词汇的研究有时需要上溯先秦，但重点还是在中古和近代两大阶段。笔者的词汇研究侧重近代，不过近年来逐渐发现，不少所谓近代汉语阶段的新词新义，其实在中古阶段即已萌芽，只是运用未广而已。^②因此从事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以能贯通中古和近代两大阶段为最佳选择，如英年早逝的郭在贻以及近年硕果累累的董志翘等先生就是这样做的。如果限于时间和精力，不得不有所侧重，那么，侧重近代的不妨上溯中古，读一点中古的材料，尽可能了解中古阶段的已有成果；侧重中古的也不妨下探近代，读一点近代的材料，了解近代阶段的已有成果。这样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必然会提高各自的研究质量，加快整体研究的步伐。

第三、把词语考释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和文化关系之密切，不少文化语言学的著作已论之甚详，其中尤以词汇为最。张志公先生说：“语汇的身上负载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风土人情，以至人们的心理特征和思维习惯。倘若这些方面的知识不够，对许多词的领会和运用就必然产生困难。”^③这种情形的发生，自然以学习外语词汇的时候为多，然而在学习古代近代汉语时由于不考察当时当地的典章制度和风土人情而产生隔膜和误解的例子也不鲜见。如唐代秦韬玉《贫女》诗，其中有一联是“谁爱风流高

^① 《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序》，《语文近著》第2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

^② 参拙文《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中古汉语》，《贵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

^③ 《语汇重要，语汇难》，《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

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对于“俭梳妆”这个词,不止一种注本都解释为“俭朴的梳妆打扮”,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实际上与作者的原意恰好相反。“时世俭梳妆”即白居易新乐府中所咏的“时世妆”,是当时一种“费用金银,过为首饰”,“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时髦而奇异的打扮。有人从文字通假着眼,密切联系中唐时期的风俗人情和典章制度进行考察,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① 同样的情形在本书中也可找到例证。元杂剧名作王实甫《西厢记》四本二折:“一个恁情的不休,一个哑声儿厮耨。”“厮耨”何义?前修时贤语焉不详,且意见不一。王季思先生以为“耨”是“𦉳”字的假借。按“耨”《广韵》音奴豆切,泥母侯韵;“𦉳”为奴鸟切,泥母篠韵。声纽虽近,韵部相去甚远,通假恐有困难。《元曲释词》则以为“耨”是“弄”的音转。但“弄”字《广韵》卢贡切,来母送韵,与“耨”声韵均有距离。本书作者不用声转通假之说,而是细致考察了“耨”字在我国农耕时代的构形意图,以及与此有关的生殖文化意义,从而揭示出元明剧曲中“耨”字一种隐秘的含义:喻指男女交合时男御女的具体动作。此说言之成理而持之有故,可以视为不刊之论。另如关于“奠雁”、“牵苍”、“打牙祭”等词或熟语的考源,都是类似的例子。

最后要附带指出的是,作者在全书之后编列了“词语索引”,这也是替读者着想、方便读者的一个好办法,值得所有以词汇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仿效。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于贵筑花溪河畔

^① 参见席云蓉《“俭梳妆”释》,《文史知识》1981年第6期。

序	(1)
中古佛经释词四则	(1)
中古佛经中的字序对换双音词举例	(11)
从中古佛经词语看语文辞书的书证溯源问题	(20)
中古佛经词语与辞书书证溯源	(26)
中古佛经词语与辞书书证溯源例谈	(33)
中古佛经词义抉要	(40)
中古佛经中的一组委婉语	(50)
中古佛经词语零札	(57)
汉语成语的佛经渊源	(64)
《尔雅·释诂》郭璞注中的双音词	(75)
唐传奇《玄怪录》《续玄怪录》释词	(82)
“二程语录”在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价值	(91)
从“陆九渊语录”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疏失	(103)
明代歌曲释词三例	(116)
明代歌曲中的新词新义	(122)
当代大型辞书书证晚出词条举例——以见于明代歌曲中的 词语为例	(129)

《清平山堂话本》词语札记	(138)
《清平山堂话本》词语选释	(149)
《清平山堂话本》词语例释	(159)
《清平山堂话本》释词	(173)
“有请的”、“经纪人”的称谓义	(177)
释“管押”	(182)
《风月锦囊笺校》词语札记	(184)
元明剧曲中“擗”的词义文化探源	(189)
中国传统婚礼中的“奠雁”习俗	(198)
“打牙祭”探源	(203)
“牵砵”小考	(212)
当代权威词典应重视明清俗语辞书	(216)
读明清俗语辞书札记	(231)
“檣”、“桅”历时更替考——兼评《古辞辨》中的相关内容	(239)
评《唐宋词常用语释例》	(246)
市语研究的硕果——王铎先生《宋元明市语汇释》述评	(254)
读《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词汇”“文献”部分	(258)
佛经音义研究的力作——读《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	(264)
开启敦煌文献之门的钥匙——读《敦煌文献字义通释》	(271)
《佛国记注译》指疵	(277)
《寒山诗注》札记	(286)
宋儒语录二种点校指瑕七则	(292)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指瑕	(296)
读《元本琵琶记校注》札记	(304)
《风月锦囊笺校》补议	(308)

目 录

《清平山堂话本》三家校点商补	(315)
《清平山堂话本》补校	(322)
读《〈清平山堂话本〉校议》	(328)
附录:词语索引	(334)
后记	(347)

中古佛经释词四则

汉译佛经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尤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语料。方一新、王云路两位先生在《中古汉语读本》关于佛经的简介中曾经谈到,“由于多种原因(诸如为了便于传教、译师汉语水平不高、笔受者便于记录等),东汉以至隋代间为数众多的翻译佛经,其口语成分较之同时代中土固有文献要大得多,并对当时乃至后世的语言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P1)}相对于中土文献而言,中古佛经中保留了相当多的当时的口语词,是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的重要语料。

由于《汉语大词典》^[2]是当今一部最为权威的“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辞书,因此本文主要以之为参照,列举部分中古佛经词语的用例,或兼及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中的有关用例和当代方言材料,选释了中古佛经词语四条,以供汉语词汇史研究者和辞书编纂者参考。另外,在参证方言材料时,人名地名下的专名号及国际音标均略去。佛经引文据《中华大藏经》(例句后面的数字为引文开头所在册数、页码,上、中、下分别指上栏、中栏、下栏),异文有必要时在引文中或另行标出。

惆怅

痛恨,痛苦。

(1)世间忿忿,无可聊奈,尊卑上下,豪贵贫富,男女大小,各自忿务,勤苦躬身,各怀杀毒,恶气窃冥,莫不惆怅。(旧题后汉支娄迦讖译《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卷三,9-537上)

(2)于是白马屈膝舐足,泪如连珠。车匿悲泣,随路而啼,顾视太子,已被鹿皮衣,变服去矣。车匿步牵马还宫都,中外莫不惆

怅。瞿夷啼哭，自投殿下，曰：我望太子，如渴欲饮，汝今与马返[反]独空归！（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34-488下）

（3）尔时迦叶见佛足上而有点污，即便回顾，问阿难言：如来足上何以有此？阿难答言：……尔时有一贫穷优婆夷，年一百岁，见诸婆罗门及以刹利、长者、居士、力士、妻女、长幼、大小以妙香华种种供养，自伤贫乏，无以表心，作此念已，倍增悲恻，临佛足上，心大懊恼，涕泣流连，污如来足。尔时迦叶闻此语已，心怀惆怅，怪责阿难曾不呵止，致此点污。（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下，33-490上）

（4）时频毘娑罗王见太子去，深大惆怅，合掌流泪，而作是言：初见太子，心大踊跃，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为于大解脱故，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愿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愿先见度。（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34-541上）

又可单用一“怅”字，例如：

（5）菩萨即以智慧力，伸手案地是知我。应时普地輒大动，魔与官属颠倒堕。魔王败绩怅失利，昏迷却踞前画地。其子又晓心乃悟，即时自归前悔过。（后汉竺大力共康孟译《修行本起经》，34-441中）

例（5）又见于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唯“輒”作“砰”。

按，《汉语大词典》中卷4321页“惆怅”条共列四个义项：一，因失意或失望而伤感、懊恼。二，惊叹。三，轻率。四，仓卒。但以上用法无法纳入其中任何一个义项。不过，与义项一有点关系，但比义项一程度要重，可以说是其引申用法。

王锬师《唐宋笔记语辞汇释·语辞备考录》“惆怅”条引《太平广记》卷二七八《王播》：“凡扬州之客，无贤不肖尽得预焉，唯王公不招，惆怅自责。”又卷三八七《程道惠》：“至户，闻尸臭，惆怅恶之。”王师说，二例中“惆怅”恐非通常之失意忧闷义，似应为“痛

恨”或“痛”之意。因上例下文云：“王公方愤懣，自酌将尽。”^[3](P230-231)

按王师所说极是。除中古佛经用例和王师所举用例外，近代汉语多见。如《寒山诗注》一五九首：“我见世间人，堂堂好仪相。不报父母恩，方寸底模样？欠负他人钱，蹄穿始惆怅。”^[4]谓欠钱不还，来生变牛偿债始悔恨、痛恨也。《伍子胥变文》：“唤言伍胥勿怀疑，遂即抱石投河死。子胥回头聊长望，怜念女子怀惆怅。遥见抱石透河亡，不觉失声称冤枉。”^[5](P4)《孟兰盆经讲经文》：“时饷之间不得见，恟惶惆怅似汤煎。”^[5](P1007)又《伍子胥变文》：“心中写火剧煎汤。”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注：“剧煎汤：胜过开水滚沸。‘煎汤’比喻内极为痛苦，亦作‘汤煎’。”^[6](P26)《幽明录》有一则故事述某甲为阴司枉召，因脚痛不能遣返，“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甲)豁然获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土，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7]《太平广记》卷八十二“袁嘉祚”条：“唐宁王傅袁嘉祚，为人正直不阿，能行大节，犯颜悟主，虽死不避。后为盐州刺史，以清白尤异升闻。时岑义、萧至忠为相，授嘉祚开州刺史。嘉祚恨之，频言其屈，二相大怒，诟嘉祚曰：‘愚夫！’嘉祚方惆怅，饮马于义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灌手，故溅水。数惊嘉祚马，嘉祚忿之，骂曰……”^[8](P530)又卷一〇五“刘鸿渐”条引《广异记》：“忽见道傍有水，鸿渐欲止而饮之。追吏曰：‘此是人膏，澄久上清，其下悉是馀皮烂肉，饮之不得还矣。’须臾至舍，见骸形卧在床上，心颇惆怅，鬼自后推之，冥然如入房户，遂活。”^[8](P710)又卷三七九“崔明达”条引《广异记》：“开元初，斋后，房中昼寝，及寤，身在檐外，还房，又觉出。如是数四，心甚恶之。须臾，见二牛头卒，悉持死人，于房外炙之……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系片骨，引明达行，甚亲之。行数里，骨不复见，明达惆怅独进。”^[8](P3016-3017)《古

今小说》卷二十四：“俄顷，又见一妇人，项缠罗帕，双眼圆睁，以手捍思厚，拽入波心而死。舟人欲救不能，遂惆怅而归。”^{[9](P217)}

因此，《汉语大词典》当增加一个义项：“痛恨，痛苦”。

大夫

主人。

张联荣先生曾经指出，“大家”一词，六朝时可作主人讲。^[10]“大夫”一词亦有同样用法。

(1)何谓四事？但求索好经法——六波罗蜜及菩萨毘罗经，及佛诸品；去瞋恚之心，敬事十方天下人，如奴事大夫；乐于经不为外道自益身也，自守不说人恶及谗溺于人；所不闻经不限佛智也，随其所喜经者各自闻得。是为四。（后汉支娄迦讖译《佛说遗日摩尼宝经》，9-982下）

(2)佛言：置是所供养者，此不足言耳。常当自割其肌，供养于善师，常不爱惜身，何况其余？当承事善师，如奴事大夫。求是三昧者当知是，得是三昧已当坚持，常当念师恩。（后汉支娄迦讖译《般舟三昧经》卷下《至诚佛品第十五》，11-456上）

(3)向地拜者，谓大夫视奴客婢使亦有五事：一者当以时饭食、与衣被，二者病瘦当为呼医治之，三者不得妄挝捶之，四者有私财物不得夺之，五者分付之物当使平等。奴客婢使事大夫亦有五事：一者当早起，勿令大夫呼，二者所当作自用心为之，三者当爱惜大夫物，不得弃捐乞丐人，四者大夫出入当送迎之，五者当称誉大夫善，不得说其恶。（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33-571上）

(4)（赖吒和罗）晨起被袈裟持应器入父母里中，向家门乞食，举家无肯应视者。所以者何？用沙门道，故生亡我大夫子，举家恶见沙门，故不应视也。赖吒和罗到家门，无有乞者，亦无应视者，无有白者，但得骂詈。亦不忧不愁，适欲去家。有一婢欲出门弃臭豆

羹滓，赖吒和罗还顾见婢，问言：若用是臭豆羹为？时婢言：臭恶不可复食，故欲弃之。赖吒和罗言：如姐欲弃者，持用乞我。婢便以着应器中。婢阴识赖吒和罗手足语声，即念：是我大夫子也。即走入语其母：大夫子已来在外。（吴支谦译《佛说赖吒和罗经》，34 - 230 下）

(5) 玉耶言：妇人事夫不可用三恶，四善者可与共居。从今以去，请如婢事大夫子。玉耶即膝行承事速达，以夫妇之礼事其婿。（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佛说阿速达经》，34 - 379 上）

按，例(1)、(2)、(3)、(5)中，“大夫”与“奴客婢使”、“奴”、“婢”对举，例(4)语境亦极明显，可知其词义当为“主人”。又，“大”似当读为 dà，表敬称；“夫”则是对男子的美称，此义先秦已见。《汉语大词典》上卷 1300 页“大(dà)夫”条收有“古职官名”和“爵位名”两个义项；“大²(dài)夫”则收有“宋医官别设官阶……”和“对于手工艺人的敬称”两个义项。均不适用于上引文例，故《汉语大词典》“大(dà)夫”条当另立一义项。

人客

奴仆。

(1) 以自观其寿，如朝露之滴；计财产所有，如幻梦也；家属人客计为恐[怨]；妻子男女计为无泽之地狱；以其所有者，计为一切苦；田地舍宅万物所业者，常以计为疵也。（后汉安玄译《法镜经》，9 - 709 中）

(2) 佛为呵雕阿那谿说经已，各大欢喜而退。呵雕阿那谿还归入舍，呼诸人客奴婢坐着前，好为说经开解，语生死善恶之道；复上殿呼诸持藏人诸伎女着前，为说经戒，皆大欢喜；复上后殿，为诸夫人妇女说经戒。已讫，还至正殿斋戒，床上端坐定意，便得等心。（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呵雕阿那谿经》，36 - 318 上）

(3) 佛告诸华氏：智者居家，恭俭节用，所奉有四，用得欢喜：

一为供养父母妻子,二为瞻视人客奴婢,三为给施亲属知友,四为奉事君天正神沙门道士。是谓知生、全身、安家,得力得色,富足名闻,死得上天。(失译附东晋《般泥洹经》卷上,33-535中)

(4)月支国中大有沙门,妇常日日饮食三五百人。手自斟酌,不使人客;饭食适讫,手自扫地。(南朝梁僧旻、梁宝唱等集《经律异相》卷三十四《诸国王女部》之《安息王女先从狗中来四》,53-163上)

按例(1)“家属”指户主本人以外的家庭成员,“人客”则是指非家庭成员但是为家庭服务者。例(2)(3)中,“人客”、“奴婢”同列,故知其地位相同。且例(2)说经的对象有等级的不同,例(3)“所奉”对象亦有等级的不同。例(4)说“不使人客”,可知“人客”可以使唤,是在家中供服役者。因此以上用例中“人客”指奴仆。“人客奴婢”还可缩略,说成“奴客”,如:

(5)世尊告比丘:且听愚冥下士得微妙宝,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万分之后,无所复益而有减损。(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一《佛说是我所经第五》,34-733中)

《汉语大词典》上卷443页该条义项三:“佃客”,仅举一例:《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孙权]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按,“佃客”也是为人服务者,与“奴仆”相类,故二者可以合并为一个义项。又《汉语方言大词典》卷一“人客”条义项二:〈名〉长工;(半个月以上的)零工;仆人。吴语。浙江苍南金乡。^{[11](P127)}可知在方言中长工、仆人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示。

综合以上用例,《汉语大词典》义项三可释为“奴仆、佃客”,“奴仆”用例可举中古佛经。另外,中古佛经中“人客”表示“客人”义也很常见,《汉语大词典》该义项首举唐代用例,过晚。此不赘述。又按,所谓“奴仆”、“客人”之间是有共同义素的。《说文》:“客,寄也。”段玉裁注:“自此托彼曰客。”自外来受到款待的

尊贵者叫客人、宾客，自外来为人服务以谋求生活的低贱者叫奴仆、佃客，二者均自外来则是相同的，所以都可以叫“人客”。

另外，李维琦先生《佛经释词》“客、客作”条指出：“‘客’又指雇佣工人。想必是因为这种雇佣工人是外来人的缘故。”^{[12](P8)}李先生的推测是对的。不过，我们的释义与他不尽一致，并且他的有关“客”的用例最早也只是西晋《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因此我们的讨论似还有保留的必要。

行

给予。

(1) 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作僧维那，知僧事。有一瓶酥，藏著馀处，不行与僧。待客去后，乃行与旧僧。（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佛说鬼问目连经》，34 - 381 上）

(2) 汝前世时，作沙弥，行果瓜子，到师所，敬其师故，偏心多与，实长七枚，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花报，后受地狱果。（东晋法显译《佛说杂藏经》，34 - 398 上）

(3) 答言：汝为人时，出家修道，知僧饮食，以酥瓶藏著馀处，客道人来，而不与之，客去出酥，行与旧僧。（失译附东晋《饿鬼报应经》，34 - 392 下）

“行”是动词，即“给予”义。如例(3)先说“与”，后说“行与”，可证“行与”是同义复用。《汉语大词典》上卷 1817 页“行”义项十二：“谓斟酒。”首例《仪礼·大射》：“公又行一爵，若宾若长，唯公所赐。”又义项二十五：“赏赐；给予。”首例《周礼·夏官·罗氏》：“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按，所谓“斟酒”、“赏赐”都是随文释义，概括性不强。辞书义项要讲求概括性，“行”之此义似概括为“给予”即可。“给”酒即是“斟酒”，饭后“给”洗手水即是“行澡”（亦作“行水”，详下）。上“给”下即是“赏赐”，下“给”上即是“献”。——概括说来，都是“给予”。《汉书·高帝纪